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第三十八回 箴片一雙豔稱寶玉 犒銀三百驚擲多金

話說單趨賢因申觀察命他舉薦一妓，為丁統領侑酒，早欲將寶玉說出，第恐跌了他名妓聲價，所以假意遲延，故作鄭重的樣子。不防小紅在旁一說，雖是無關緊要，然他們必疑我賣什麼關子了，因此即忙答道：「丁大人的局，不如叫了胡寶玉罷，可算得花叢巨擘了。不過他架子大些，但丁大人去叫，他斷沒有不來的。」申觀察道：「他既然架子大，怎麼昨晚你去叫他，他也肯來呢？」趨賢道：「不是我的面子叫得動他，實因我與他從前有些瓜葛，所以他不好意思不來，不然，像我這等人，只怕睬都不肯睬。即使比我闊些的，他也有時也叫乾女兒秀林代局呢。」申觀察道：「這樣的名妓，難道□里洋場中，除掉了他，再沒有第二個嗎？」趨賢是個察言觀色的能幹箴片，一聽觀察這幾句話，早知觀察的用意，以為金小紅不弱於寶玉，嫌我將寶玉過獎，我須辨別，不要說得高興，拂了觀察之意。故又分說道：「晚生跟隨大人出外了好幾年，妓院裡面久已疏遠，當時幾個有名的，或嫁或死，都不知道，即寶玉也是碰見的，否則一個都薦不出呢！」武書聽趨賢在那裡辨別，也插嘴附和道：「寶玉係前輩名妓，昔年果然可推獨步。若講現在，隔了數年，豈沒有後起之秀賽過他嗎？但他有一種溫柔嬌媚的工夫，好像天生在骨頭裡面的，為他妓所不及，即同時出道之最有名的，如李巧玲、李三三、陸昭容等，尚且遜他一等，其餘可想而知。不過寶玉的面，我有六七年未見了，今聽趨賢兄的話，諒他的丰姿還沒有改變呢。」

申觀察正欲再言，卻被丁統領搶先說道：「你們議論他做甚？今夜叫了他來，見了他的面，就知道了。武書，你代我寫一張局票，早些喚他來，待我細細賞鑒，試試你們的言語如何。」武書遵命，向小紅要了筆硯，剛要寫這張局票，聽得下面連聲「客來」，來了兩位大人，是不先不後到的，觀察與統領等均起立招待，認得一位是張太守，一位是李參戎，彼此坐下，各敘寒暄。小紅在旁敷衍應酬，不必一一細述。

單表武書已把局票寫好，呈與統領過目。統領道：「不須看得，你交代小紅就是了。」申觀察道：「慢些慢些，尚有應叫各局，等著全去，此刻鐘已敲九下，只有一位趙觀察未來，我們不必等他，就此擺酒罷，他與我是至交，少停來也不要緊的。」於是命小紅端整擺席，早有大姐、娘姨叫了相幫上來，七手八腳，傾刻將席面擺設停當。

申觀察請張、李二位叫局。張太守叫了張蘊玉，李參戎叫了李巧玲。統領叫武書寫了，回頭向申觀察說道：「你在這裡，應該另叫一個，陪陪我們才是。」觀察道：「該的該的，但我沒有別的相好，怎麼處呢？」丁統領道：「你既別的沒有，何不就叫了陸昭容，讓小弟品評品評，究屬比寶玉如何，老哥你道好嗎？」申觀察欣然應諾。武書當將陸昭容局票書就，方問趨賢道：「你可要叫一個嗎？」趨賢因丁統領在座，不便遽然答應，只把眼睛對著申觀察看，口中卻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各位大人都叫了，已很熱鬧，我們不叫也罷。」丁統領道：「怎麼話！今夜大家各宜爽快，叫局愈多愈妙，若拘定尊卑，那就乏味了。」申觀察也道：「既是丁大人這樣吩咐，你們恭敬不如從命的好。」趨賢、武書唯唯，各道了幾個「是」，又謝了大人寬典，然後把局票寫了。丁統領過來一看，見趨賢叫的是金寶玉，武書叫的是馬雙珠，即便說道：「快命人去叫罷。我們不客氣，先坐席吃些酒菜，免得腹中挨餓了。」申觀察就請眾位入席。公推丁統領坐了首位，其餘依次而坐，主人居末相陪。

金小紅在各人前篩過了酒，方坐於觀察背後。大姐傳過琵琶，小紅撥動弦索，先唱了一隻小曲，正不啻《西廂》所云「嚶嚶鶯聲花外轉」，一串珠喉，聞之心醉。唱畢，又連斟了幾次酒，眾人稱贊不置，歡呼暢飲。趨賢忽開口道：「小紅先生，你請坐罷，篩酒一事，有我與武書代勞呢！」小紅道：「阿好實梗！你真對勿住！」丁統領道：「這個酒杯太小，吃得不爽利，快換大杯來，免得連連的斟酒，豈不好嗎？」小紅乃命大姐拿過六隻大茶杯，親手斟滿，送至眾人面前。丁統領接著，便道：「我們照一杯罷。」李參戎首先答應，其次申觀察與趨賢、武書亦只好勉強從命，惟張太守不善於飲，推辭道：「小弟量窄，一口氣怎能吃得下呢？」丁統領道：「一杯終不妨，請老兄豪爽些，今夜權把斯文收起來，效學我們做武官的樣子，小弟方才快活，不知老兄肯給一個臉嗎？」說著，將自己這一杯一飲而盡，先向眾人照過，然後對著張太守照定，逼他快飲。張太守沒法，只得喝了下去。

這個當兒，申觀察聞得樓下「客來」之聲，一定是趙觀察到了，因係至好，無須以禮出接，獨有金小紅連忙向外招呼，果然見是趙觀察，便嬌聲喚道：「申大人，趙大人來哉。」趙觀察踱步進房，丁統領等早已出席拱立，一見之下，彼此拱手，申觀察即請趙觀察入座，娘姨等添上杯箸，小紅在旁篩酒，趙觀察略略謙遜坐下。丁統領與趙觀察初次會面，免不得談了幾句客套的話。申觀察道：「二位不容講了，休阻了吃酒的興致，況趙兄來遲，理宜受罰三大杯，寫過了局票，方始再談，不然，豈不太便宜他嗎？」趙觀察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是不講情理，我今晚本不能來，因聞丁大人在此，所以暫將正事擱起，特地趕得來的，你還怪我來遲，實在太不原諒人了。」申觀察道：「憑你說得好聽，我都不管，快快受罰叫局罷。」趙觀察一定不肯，只飲了一杯酒，寫了一張局票，叫的是

左紅玉。剛交大姐拿下樓去，即見方才所叫的各局陸續而來。第一個是馬雙珠，第二個是張蘊玉，第三個是陸昭容，第四個是金寶玉，其餘尚還未至。四位校書均在各客背後坐定。

丁統領見一個個都是如花似玉，暗暗稱贊，何以他們獨薦胡寶玉與我？諒必寶玉更出人頭地，也未可知，故手中端著酒杯，在那裡出神，聽得趨賢問蘊玉道：「我道張蘊玉是那一個？原來就是你。你幾時改換姓名的呢？」蘊玉答道：「奴格名字，還是新近改得，勿長遠來，哈曉得佬？」丁統領便問趨賢道：「他本來叫什麼？」趨賢道：「他即是我說過的李三三，與胡寶玉同時出道的。」丁統領點點頭，聽各校書挨次獻藝，弦管並調，雖皆異曲同工，卻當推馬雙珠為第一，惟姿色稍次於三人。

申觀察問丁統領道：「老兄，你看四個局，那個最佳呢？」丁統領用手向昭容、蘊玉一指，正待品評出來，卻巧此刻胡寶玉已到，掀簾而入，帶著娘姨阿金來至筵前。丁統領初不認識，但覺得眼前放一光彩，因寶玉今晚身上穿的衣裙與他妓不同，渾身上下都是大紅閃金花緞，花中嵌著小鏡子水鑽，光芒閃爍，豔麗異常，令人矚目不定。寶玉為何這般打扮，比平日更為濃豔呢？實因這裡前去叫他的局，見局票上寫著「丁」字，料定必是趨賢所說的丁統領，又問了送局票的驚腿，果然不差，故立刻裝飾起來，揀一套極時式、極燦爛的衣裙穿在身上，以顯得自己的嬌媚，好將丁大人籠絡住了，可以發一注小小橫財。然打扮了好一回，未免到得遲些。此時緩步走至席間，申觀察即指著丁統領說道：「這位就是丁大人。」寶玉連忙叫應，在統領背後坐下，先嬌聲低語道：

「剛剛大人差人來叫奴，奴齊頭出堂差去哉，勿勒屋裡，後來轉仔勒曉得，格落晏（讀俺）仔點哉，真真對勿住大人。」說罷，執壺敬酒，引得丁統領眉開眼笑，麻木了半邊身子，忙將敬的那杯酒乾了，又仔仔細細對著寶玉相了半晌，心中忽然疑惑道：「我看寶玉的年紀至多不過二□餘歲，比蘊玉尤其少嫩，昭容則更不及他，但照趨賢方才所說，寶玉久享盛名，年紀且大於昭容，當在三□以外，怎麼一些都看不出？難道他們騙我，不是這個胡寶玉嗎？」因此轉念了良久，連申觀察問他說話，他都沒有入耳，卻被寶玉用手扯了一扯，笑說道：「丁大人勒浪搭說閒話呀。」丁統領方回頭問道：「老哥同我講什麼話？」申觀察道：「我叫趨賢薦舉寶玉與你，好不好嗎？你怎樣的謝我們呢？」丁統領道：「明晚就在寶玉家請酒可好？」寶玉一聽，便向丁統領稱謝，即請開寫菜單，統領命武書代寫，自己說了幾樣菜，武書寫畢，呈與統領過目，統領回手交與寶玉，又不住的問長問短，寶玉一一對答如流，統領更自歡喜，興致倍添，與眾人高聲豁拳，放量飲酒。

其時李巧玲、左紅玉都到，統領雖見巧玲別具風流，不亞於寶玉，然既有寶玉，終覺寶玉稍勝於巧玲，所謂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，一些不錯的。至於左紅玉，則丰姿愈遜，更不放在心上了。少停陸昭容、張蘊玉、馬雙珠、金寶玉先後都去，只剩寶玉與巧玲、紅玉三人侑酒。

丁統領微覺醺醺，手中抓了一把瓜子，欲同眾人猜枚，負者罰三大杯，眾人均說量淺，實在吃不下了。丁統領一定不依，先拉

著張太守猜，問瓜子數目是單是雙？張太守被他逼得沒法，勉強答道：「是雙。」申觀察對他看了一看，怎奈出口得快，已經阻不住了。丁統領即將手中瓜子一數，原來成單，是張太守輸的，理應吃三大杯。張太守那裡吃得下，只向丁統領討饒。丁統領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，少一杯都不能，快些喝罷，不然，小弟是個武夫，莫怪要動粗恃蠻了。」張太守又央求申觀察等討情，申觀察等代他說了多少好話，丁統領仍舊不允，虧得趨賢暗中向寶玉做了一個手勢，是托他解圍的意思。寶玉微微一笑，方拉著統領說道：「丁大人看奴面浪，饒仔張大人罷。張大人量小，哪嗜好搭比嘎？」丁統領也笑道：「你的話雖不錯，只是太便宜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實梗罷，張大人吃仔一大杯，終算領仔大人格情。奴格句閒話，阿通呢勿通？」張太守聽了，方勉力乾了一杯，向丁統領照了一照，丁統領也就罷了。

寶玉問道：「唔篤阿要再猜枚勒介？」申觀察道：「酒已吃過量了，怎敢再猜枚呢？況此刻巧玲、紅玉也往別處轉局去了，單有你在陪我們，倒是飲酒清淡的有趣，但不知你家丁大人意下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辰光勿早勒海哉，席面浪格菜差勿多也上完哉，奴想亦要失陪唔篤哉。」話尚未畢，趨賢、武書一齊插嘴道：「寶玉先生，你等我們席散，然後走罷，你也是難得的。」申觀察也和著說道：「丁大人狠著你，你捨得甩掉他先走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是瞎說說呀，勿然奴老早去格哉，有幾化堂差，奴才叫倪秀林去代哉，格落奴好舒舒齊齊坐勒裡。倒是丁大人，勿知阿肯停歇搭奴一淘到倪格搭去。」趙觀察、李參戎均搶著答道：「他如不去，我們護送他到你家可好？」

寶玉不語，只用那只勾魂奪魄的俏眼，對著丁統領一眇。丁統領不覺喜形於色，情不自禁，嘻嘻的笑道：「我自會去，不勞各位相送得的。」說到這裡，聽那壁上的掛鐘「當當」的敲了□二下，又見張太守已經吃醉，一聲不作，只在那裡前仰後合的要睡，便趁勢說道：「眾位既有醉意，讓我一人獨飲，也覺乏味，不如大家吃飯罷。」申觀察早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今夜是我主人不好，實在待慢老哥，未能盡老哥豪興，甚是抱歉。究其所以，皆因方才勉承尊命，用了大杯，以致易醉。你看張大人已醉得不成樣兒了，可見酒量大小，是天生成的，斷斷勉強不來。」話未說畢，連打了幾個呵欠。丁統領微笑道：「不用說了。我看你不是酒醉，其實是煙癮發了，你快些去吃黑飯，我們卻先要用白飯了。」申觀察道：「各位請用飯罷，恕弟不能奉陪，因此刻過足了癮，方能同往寶玉家去呢。」於是申觀察吃煙，丁統領等用飯。惟張太守早已醉倒，小紅命大姐、娘姨攙他到牀上暫睡片刻，那知略一驚動，就此大嘔起來，然吐過一陣，心中稍已清爽，遂即要回去了。幸有兩個跟班在此，喚了上來，扶他下樓上轎而歸。不提。斯時丁統領等飯已用畢，洗過了臉。趙觀察、李參戎也因時候不早，相率告辭。丁統領約他們明晚在寶玉處飲酒，二人唯唯，作別而去，毋須細述。

仍說丁統領恐寶玉久待，便向申觀察道：「你怎麼吃了許久的煙，還沒有過足癮？我請你到那邊再吃罷。」申觀察方始丟槍坐起，小紅過來湊著耳朵，大約是幾句情話，連在下也不知他們講些什麼。怎奈丁統領急急的催著，只得點了一點頭，立起身子，跟著他們就走。小紅照例相送，無非說「對勿住，明朝到倪搭來」這兩句老套話兒，丁統領並不理會，到了里口，想起一部馬車如何坐得許多人，只好指派阿金坐了寶玉來時的轎子，趨賢、武書各坐了一部東洋車，自己同寶玉、申觀察坐了馬車，雖覺狹窄，也只得將就的了。好在路近，不一時已至寶玉門前。三人下車，略等一等，趨賢、武書、阿金都到，一齊走路。

寶玉與阿金在前引領上樓，請各位進房坐下。秀林也過來叫應，分送瓜子，阿珠倒茶點煙燈，忙了一回，寶玉、阿金在旁各裝水煙，□分慇懃優待。因知丁統領是個武官，性情必定豪爽，手頭必定闊綽，不比做文官的，心計甚工，善於打算，大半是吝嗇之徒，雖討好也沒用的。所以寶玉一見丁統領，便一五一□的拍馬屁，使他一上了鉤，就好穩取這注現錢，明曉得他住不長久，必須眼前竭力的奉承，事後即用些辣手也不妨了。你

想寶玉這個人狠不狠嗎？不知者以為當時寶玉看上了丁統領，愛他是一員戰將，欲試試他的本領。無奈他不肯住宿，席間就將酒帳開銷，故此心中不快，又暗許他一注銀子。其實不然，早已想在他身上多弄幾個錢是真的，何嘗定要他住宿呢？況寶玉閱歷已深，交好的難以數計，那在乎丁統領一人？再者，寶玉雖縱欲無度，究與雉妓賣淫者懸殊，豈有初次會面，就肯草草成事，把聲價丟掉嗎？

閒話少敘。且說丁統領到了這裡，見房中各種器具，以及擺設的東西純是西式，無一非上上等的，遠勝於金小紅的房間，我明晚在此擺酒，也是生平一大快事，必須重重賞賜，方顯我做大人的場面。心中雖在那裡轉念，嘴裡卻與申觀察談話。申觀察此時煙已吃足，精神抖擻，一問一答，又和著趨賢、武書與寶玉、秀林調笑，不覺已是兩下多鐘了。丁統領道：「我要回船了，明天早上，還要到楊大人那邊去呢。」申觀察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一同走罷。」正當說著，見進來一個相幫稟道：「現有丁大人的跟隨，同著轎馬在門伺候呢？」統領點頭道：「他們來得很好，免得同坐馬車，老哥送我回船了。」說罷，起身竟行，申觀察等三人隨後而走。寶玉送到樓梯跟首，說道：「兩位大人，明朝請早點來，弄到老晏介！」丁統領連聲「曉得」，一齊下樓到大門外面，彼此拱手而別，上轎的上轎，騎馬的騎馬，坐車的坐車，一邊回船，一邊回公館，均不細表。

且說次日丁統領往楊大人公館答拜，楊大人設筵款待，午後又同坐馬車到味菴園、愚園遊覽。丁統領卻一心掛在寶玉那裡，故閒逛到四五下鐘，便請楊大人同往寶玉家中，楊大人欣然不辭。要曉得那位楊大人，官印瓊筓，是武舉人出身，現居副將之職，家資甚巨，揮霍極豪，最喜尋花問柳，雖是個武官，卻無一毫粗俗之氣。今夜本想邀丁統領去吃花酒，萬不料丁統領先來請他，故在車上問道：「丁大哥，你幾時認識那寶玉的？」丁統領一一細述。話未談畢，早至寶玉門首，略略謙讓，相將而入。上得樓來，寶玉已在那裡恭候，也認識這位楊大人，招呼進房，一應俗套，概不復贅。

等到上燈過後，申觀察與單趨賢先到，既而趙觀察、李參戎、張太守陸續來齊，都是昨天約定的，無庸寫票相請，末後關武書也至。一共賓主八位，或聚著閒話，或躺著吃煙，惟丁統領拉著寶玉說笑，趨賢、武書向各位大人前恭維，秀林與阿金、阿珠等只在中間應酬。滿房中俗氣薰蒸，空腔嘈雜，全是官場的怪狀、妓院的陋規。倘有風雅之人見了，只怕片刻也難耐的。

話休煩瑣。當時丁統領見客已齊集，即便吩咐擺席。不一回，陳設停當。賓主人座，各寫局票，紛召群芳。此段吃酒情形，與上半回大致彷彿，若再細細描摹，勢必令閱者生厭，故此草草表過，就算數了。因這一班官界人物，比不得前集中黃芷泉、顧芸帆等諸名士，雅俗判若天淵，除豁拳轟飲外，一概不懂，既不會吟詩聯句，又不能行令評花，所以書中說過一遭，以後只好從簡，並非在下有意躲懶，把這篇熱鬧文章一筆抹煞，看官們以為然否？

在下表明作意，仍要說丁統領等所叫各局，正值上那碗魚翅的時候，紛紛都到，就是昨晚這幾位校書，惟楊大人多叫了兩個，一個叫范彩霞，一個叫吳新寶，也是海上的名妓。次第彈唱起來，無不爭奇鬥勝，各擅其長。丁統領分外得意，不禁顯出武夫的狂態，拉著眾客人大喝大嚼，吃菜如虎嚼，飲酒如鯨吞，暢快異常。內中只有趙觀察、張太守食量不佳，即申觀察亦屬有限，究竟文官不及武將。然與各校書調笑，捏手捏腳，醜態百出，則武將不如文官。

眾人直吃到一下鐘，各局早已散去，大菜亦已上齊，又乘著餘興，豁了一回拳，方始大家用飯。丁統領意欲賣弄自己的場面，即在身邊摸出一大卷鈔票，點了一點，計共三百元，放在臺上，是賞寶玉這席酒錢的，自

以為一時豪舉，寶玉必定感謝，但未說明開銷這句話，就同眾客出席散坐。此時阿金、阿珠與相幫等人收拾檯面，見了這一大卷鈔票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料想下腳賞錢，憑你怎樣的闊老，斷沒有如此之多的，故大家停著手，只對寶玉觀看。寶玉卻不慌不忙，視尋尋常，預先心中盤算定了。正是：

胸藏成竹超凡輩，目少全牛攝武夫。

不知寶玉說出什麼話來，試聽下回詳剖。

